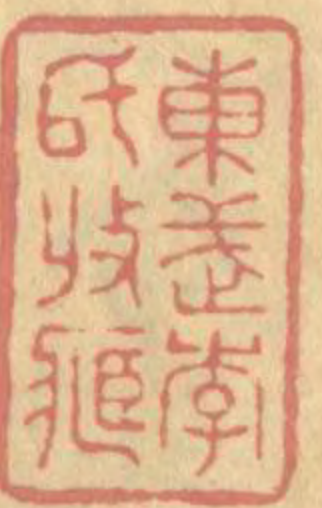


竊憤錄

全一冊精抄本
東莖李氏感過

竊憤錄

宋辛棄疾著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壬子或見帝在街衢間
行內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天城
陷日為賊所擄流移至此見上皇相對泣下又言正
月元旦鰲山風景午門外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偶城
中主者年老胡官走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於是
處乃以鞭鞭太上少帝亦笞十餘下老叟惶懼亦遭
恥辱遂令左右復牽二帝入一小室閉門自此不容

出入無敢復到街衢或日監者阿計替曰今日城主
老胡官已死可再出遊不妨縱步人民無敢與帝語
者亦無敢復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至人
靜處阿計替于懷中取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
曰且喜漸平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
南朝新改年號又日聞之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
不能復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
矣何暇更論他事或日五國城新到同知名瓜歐自
北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坐庭中引二帝於庭

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北京稍遠可以保護你自
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
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乃日記得父是官家弟不知
為何王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有牌
使到五國城宣金國皇帝勅旨日趙氏皇后已廢為
庶人賜死瓜歐妻趙氏及統國不律介妻俱是庶人
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婦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
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而去瓜歐
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復拘執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

視但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
先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因妬忌殺之又以荆王
女為妃生二男一女今已立為后因在官中與金主
共奕碁言語犯之金主厲聲曰休道吾敢殺趙妃也
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
外羅院即宮禁囚所也有內侍雄喝利者譖后有私
於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又
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
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於后族屬為北京官妻者十
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因拘
繫日急又慮朝夕不保乃絞衣成練經梁柱間欲自
盡少帝覺之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不孝使君父
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
或知之以湯來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既困憊雖便
溺之往少帝必從行况室中止可容二人隣近則護
衛者所居監者阿計替曰韋自保重以寬容見慰終
不能食日卧空室中土几上阿計替屢以不雲朮煎
湯飲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湯飲之自愈其

不雲朮者始初生無枝葉係是暗地中出城北最多
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
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朮可以占
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其浮者病即愈沉者病必
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痊或日天氣凝沍大雨雹大
者如鷄子小者如彈丸入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
不及亦有傷者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
卧少帝憂之令監者求不雲朮帝自煎湯有朮浮于
面如旋床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

雨遂無餘疾是歲金主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
居土坑中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正月金主生辰
不賜酒肉云郎主有疾免宴或云郎主已歸天或云
王孫即位流聞不_已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俄
頃雪止又日蝕天地晦暗經夕然後復或日天氣大
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金國例祭祀先祖燒帑錢
埋肉脯游賞外在各水際我為主者所戒不敢引二
帝出外觀之者恐俱得罪也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
燬皆盡死者六千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計替左

臂亦糜爛頭髮亦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太上
因火勢甚盛手折其窓窓折身亦有傷衣服皆焦二
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願死於火中及火至窓前
如有人扶掖而出並不計折窓之事是日飲食多無
後數日方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來知此處
有火起故來救援所見屋宇無存於是砍採林木營
造屋室復立官舍再作帝居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
不能持物少帝因火變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或日大
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稭子如豈積地數寸不知何
來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乃知
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測也或日阿計替
曰今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帝已七年矣何時復
還北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衣食又無大火之後為
之奈何聞有新差同知乃一壯胡人到官坐于庭上
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視趙某父
子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煦好公
事呼左右鞭背三十下阿計替叫呼不已自此阿計
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或日新差至

者命設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飲狀酒半有一奴自外持刀突入徑升庭殺新至斷其首呼于衆曰吾有父名遂因碎小過差為彼所殺吾母又為所私吾又日受他鞭笞苦不能堪其母亦自屏後出持刀盡殺其老幼又有二十餘人自外入執其母并其奴斷首而去又一人云吾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吾等自北京五千餘里遠來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乎人今乘亂殺之官家亦不罪吾帝自室中聞之祝曰死且不恨恨但免兵為幸二

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亦無由回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西明次日有一人引阿計替至室中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等衆人皆死矣是日阿計替之子並其婦並為人所殺蓋阿計替先以婦故殺其弟故其婦又為人所殺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自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將羊尾緝絰命胡婦織成而服之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聞高聲大呼必驚悸失措以為人將害已阿計替時以不雲朮煎湯上供又時時親來視

帝是歲終亦如當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具
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甲寅或日金主
生辰已過例有酒肉數日有胡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
其頭且白帝曰金主已歸天矣命左右及市民并二
帝並以白布纏頭且云二月十八日已歸天立太子
完顏亶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亦得少緩
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天子以兵二萬發太子往江
南取地界先皇帝謚曰至聖文武大德皇帝廟號太
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曰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
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窻內望之有人立室前曰
此完顏亮也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青曰汝南
朝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盡取江
南地却來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且牽去牢固防護
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傷謂少帝曰
不見天日已八年矣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歸
中原汝值壯年可勉強以祖宗基業為念思雪父母
之耻汝與九哥兄弟二人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
止自此上皇又耳聾行步不前終日伏土塌而已或

日雪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宣言北國皇帝以滅南朝立皇帝為事南朝已立張邦昌南朝之人已為大驅迫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曰祖宗二百年基業喪于吾父子之手為萬世笑踵跡懷愍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輩皆由京師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有經營人有一人曰南朝康王已收復在燕京獄中吾等百姓皆是說南朝事者計會將合誅戮遇皇帝誕日赦罪流徙于此時有到官府中及帝居室前貨餅者言皆如此二帝謂曰前聞改紹興私自謂曰非吉兆蓋乃唇口上也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宣言北國皇帝新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命曰趙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即日發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阿計替曰往均州又二百餘里路極險惡然有人民千餘乃故契丹之福州緣金國破契丹日此州人不歸順舉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晚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不類人

世隨行三十餘人皆有斥責語但不甚明曉耳鬼火
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于地至曉又行有齋乾糧者
於路旁坎中取水以啗良久衆皆喉痛不能發言蓋
為水所傷也移時方退二帝是日愈緩行至晚又如
前宿于林中皆磽确地或有水澤草莽蔽野若非人
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
其中有一人曰吾曾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惡小徑
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行少帝時負之又三里許
方及正路乃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

廣濶然其地皆是浮沙每舉步足如行泥淖中沒至
踝常不見足面時衆人皆失鞋履帝及上皇為瓦礫
所傷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坐于小坡石上日已晡
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行一二十里中途三五人時
有老番奴在路上遇心疾而死遂仆於沙中衆人以
手擁沙泥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恍若重
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皆嗽又皆出血或日行次見
野雉二十餘隻皆飛鳴于地上如爭食穀粒狀視之
乃就食一蛇已為咀嚼尚餘七八尺其首三歧體皆

青碧色無鱗甲頃刻啗啄無復少留矣其雉飛鳴更相閉擲或至死地移時猶存大雉雉出衆餘死於地者十七八隻忽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歲手持一刀與大雉雉高下飛逐執之斷其首飲其血逡巡肚腹分裂而所執之刀不落俄頃其人忽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驚愕不知其為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聞鳥鳴皆稽首再拜數次乃舉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蔽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鑄刺甚巧其一人曰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也不知其

建廟之由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瑩好如瑪瑙其井相傳深百尺漢盛則井泉枯竭胡盛則井泉汎溢以石投其中則聲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滅日廟皆綠繪屋宇壯麗今毀折已十年矣我幼時見說此像乃唐朝頡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竒巧其隨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俯首取水甚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可搗金國福無量二帝視神祝曰金國之滅井水可卜傳聞九哥已遭執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吾

一卜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意盖言中國
不復興如神之不能起立也頃史石像忽有聲如雷
身更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于室中紋理接
續如故衆皆驚駭二帝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
父子倘有歸期可一卜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
而去或日行至一城甚荒索及官府阿計替問隨行
人曰汝衆人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時有三人令前行
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于庭上皆衣毳衣執弓矢擊
搏笑語見二帝與衆人循柱攀梁忽爾不見俄而胡

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皆不可曉少頃帝出巡行
街衢似有疎放之意飲食亦有可意者其居民言語
皆不可曉惟有三人是五國中隨行至此地者常以
彼處言語釋之或日衆人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
擊鼓揚兵仗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二女皆斷其
首以縛於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于縛牛項
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
鼓拔刀互相聞武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
鈴擊鼓於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為貢者皆跪膝朝拜

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背取男女於地復碎其首列
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其中其男女乃於梁間作
聲如雷有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
躍笑語毳衣跣足迫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
飲之其庭下鼓聲如雷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
食徑趨於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
起帝答拜之上皇不見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
避其小兒興身復升庭循柱于梁間作雷聲遂不復
見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人解曰

我祀此神數世于此未嘗有此歸伏之禮帝必天神
也雨遂以其血并肉衆啖之而去帝問阿計替何神答
曰胡中妖神每歲兩祭率用人牛喜則風雨及時怒
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嚙肉吸其血而止今拜于
帝前可知自有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
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硬如麥內有雙仁嚼破
食之腹痛瀉泄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
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沙磧中苗如蘆葦高有
七八尺者暑盛時結穗每穗有一二合外有黑殼用

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人呼曰沒加又有茶朥草其樹高三尺葉如南練花而紫色皆有白點黃花開四出其大如手碧色或有八出者其結窠大如拳熟便可食其甘如蜜彼人呼曰茶朥子又有野蕙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茹夜中無燈取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沒加茶朥野蕙三種其水涼如南方之油又冬間大雪人皆入土坑中跽伏布沒加諸苗草于其上自然溫暖其他異于人世者不一大抵皆淫慝事也二帝在均州經夏及冬上

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取茶朥子啖之即愈少帝取以啖上皇云若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間已成瘡疾又為從行人移至濕地因此大困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歲丙辰正月旦彼此相賀但以手交腋鼓舞笑語而止元宵亦有燈以坑水漬沒加茶朥等以苗草為炷而燃之是日其宅令男女合婚皆以長短色澤相等者為偶合之式會於城北大澤中從民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便交加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梅尋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搏其人

約十餘輩毳衣跣足言不可曉物亦不可名易罷殺牛馬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者如食藕蔗復以物兩篋送官而去或曰少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哽咽不勝大慟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之問之則云此中無瘞地死者必以火燒屍及半燼以杖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護人隨白官府引彼土人徑入土坑中以木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屍于旁用茶脯及野蕙焚之焦爛及半復

以水滅之以木貫其屍曳行棄坑中直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擲于地大哭而已已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搶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此水頓清不可作油爭力挽之究其月日天眷三年三月初六即宋紹興六年也上皇崩時年五十四歲初上皇遺言欲歸葬內地郎主不許時兵部尚書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尚^當致其哀痛尚何請耶請而不允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為文以祭有曰歎馬角之

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洒冰天金人義之
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往燕山建道場
於開泰寺疏曰千年厭世忽駕乘雲之仙四海遺音
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宫為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
廟游衣冠招魂漫托於楚些雖誦河東之賦莫止江
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莫白伏望盛
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
人讀之亦為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孝不以為罪先
是上皇屍投坑中事畢阿計替與衆人促行甚速或

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聖旨曰天水郡公
趙某比聞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
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喜阿計替
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去北京稍近此
乃主郎知太上死故將大王移入內地也來日起發
自均州往西南去隨行人比來時又死及半止有十
三人內人死亦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阿計替并衆
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衣裾破敝隨行人及
帝皆如鬼形所行之地悉平坦易行非昔日往來之

比矣亦有人物居息路旁閑花野草頗堪寓目皆青
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
不甚深遂於下流淺水中涉水而過阿計替曰今路
已近南稍稍可行間聞人言此去北京為正路大王
勉之帝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獨存何為倘北
國皇帝恩造早賜誅戮亦猶生耳阿計替曰幸我隨
行若他人則大王真不免一死矣帝曰所苦者上皇
崩非其地投棄坑中不幸之大阿計替曰勿思可也
其路間亦時有胡人來往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

望塵埃竟天帝曰吾見此精神已折喪前在雲州五
國城兩三次驚惶不已左右曰此北國同知出獵也
時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縱逸坡下觸石而死者三
四頭人從或取之以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腸
胃炙而食之又行六七日始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
其邑甚壯其同知乃是阿骨打從兄名赤黎喝阿計
替引帝入城至庭下見之少帝見其人紫衲金帶左
右列三十餘人面顏瑩白如婦女之狀謂帝曰汝南
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故

北國皇帝推恩移汝至此命左右曰以盃酒醬肉賜
帝帝與衆人同食於廡下食畢召帝至前問曰汝年
若干而頭白如是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
外安得而不頭白乎時帝髭纔長數寸赤黎喝云北
國皇帝太祖在日與契丹不足虜併之豈敢望南宋
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吾家結邊釁奸邪閉
喋以至于此而國遂不可解矣今皇帝是侄孫此間
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令引帝出居一室其
中有床褥其日夕所食雖粗糲却與前不同乃與阿

計替同宿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
恐別有南遷之理時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
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宋辛棄疾著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紹興七年也
十一月戊戌金人廢偽齊劉豫為河南道行臺傳送
燕京囚于柏王寺仍殺其劉璘劉玟于相郡召天水
郡侯趙某于源昌州西行二日抵鹿州三日抵鹿水
舟渡而南七日抵壽州又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處
頗平易好行每州各有同知所至州郡亦有遺帝衣
服飲食者隨行護衛人十七人自源昌州南行六十

里是晚宿于野林中飲食亦微有乾糧等物是夜有大月出于天東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阿計替曰今日月盡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亘天數十丈有聲如雷是月乃殺陳鄭二王之應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鳥數百爭飛雪中如雀鴿狀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羣鳥食狸之肉且盡皮毛無餘羣鳥伏地皆化為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變未全者尚餘鼠首鳥翼宛轉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遇

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能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間刮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是良久必潰此足緣此沙中有虫入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要往北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嘗駐一鎗于地謂能出者以兄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其入但以兩指出之衆服其勇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人莫敢施其勇帝與諸人立

路旁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至鹿水水至深而碧
色無上下源流云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呼舟而渡
濶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人或採而食之
岍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草甚柔韌岍邊人緝以
為布如南方木棉布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鱮魚碧
色有二足能鳴如鷄聲捕者用長竹上安鉄叉刺之
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鱸云或日次壽州見
同知乃是真定府人大觀中馮軍於安慶因犯法避
罪北入契丹以財上金主故得至此見帝亦慰勞頗

有酒食阿計替與之言甚愜和是晚宿于壽州之官
舍左廡下夜半聞室中有歌聲帝謂阿計替曰此間
亦有會唱柳耆卿詞者雖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洎
明同阿計替詢問為誰且曰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
日所唱女子曰金主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柏王宮
相王女金主賜之年已十七矣甚婉麗昨日唱罷亦
語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吾家叔吾答曰便是南
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亦泣下左右促
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像俱無惟

石刻二胡婦而已是夕有微月暗中有鬼火縱橫百
十為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
道禱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皆不
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如羊見人有持酒食在此守候
良久問之則云此間有神最靈每遇有貴人至神必
先期一日報之夢中故吾等備飲食出獻昨夜夢神
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東北而來衣青袍從者一十
三人故阿父遣某持酒食在路上祇候帝與阿計替
受之帝因問曰神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

屋三間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三十
餘人揖聲衆人訝之既至前視其神亦石刻也乃一
婦人狀手持劍以鉄為之侍從者亦皆若婦人帝
與衆人皆拱手稽顙既出又聞如三十餘人唱喏聲
問其名曰無有也但稱將軍而已相傳契丹天皇后
侍女之神也因從天皇后征韃靼没于此天皇后為
之立廟流傳至今不絕帝與衆人贊其威靈而行然
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
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神名今呼為天羅王神必知

大王之身乃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數難逃帝哭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十餘里望林麓間烟火並起及聞鐘聲曰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鑄石為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胡僧出迎遂登堂視之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一石盃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源昌州而來要往北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北京路經于此故來少憇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飲時衆人與帝不

知此味十年矣阿計替因思此茶難得北京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村中反有茶極美飲其茶味休如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一空舍惟竹室後有一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嗟異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必矣敢先為賀大王之北徙南回盖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為四祥阿計替曰

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吾有前途則汝等皆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遂出寺以行或日至一村落后有民三百餘戶乃契丹天皇后之陵昔在道宗時置守陵人于此由是乃成邑帝至於彼望林中草木甚茂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榮茂之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斲折不完問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去年差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珍寶甚多天皇后骨殖棄在長

江中帝聞之感傷曰吾祖宗陵寢半在于此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墮坑沉水與天皇落水一般吾母之埋于路旁吾妻之捲以竹席何異犬豕之死吾身又未審如何若死亦未必不若此設也或日行次見一屋宇如天皇王相似云是道宗陵遙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棺中之物人並取之紫衣人特遙遠不見其所可辨者惟一鏡照日光射天地立既久見皂衣吏二人以竹席持骨殖棄于道邊碎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知水中

之天皇王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人民相顧而止宿多在寺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再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旁有木高丈餘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嚼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血如水流終日不能食經旬方已問其民云此名綠益子能碎骨如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潤

其蹄則千里可行或日行至一鄉有居民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塚也石碑斷缺不可識惟有題額乃八分書帝息于木下盛暑中隨行人已皆倦疲並欲少息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舍一男一女及二小兒皆死矣俄有數丈大火至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惟二小兒朱篆可識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京師之陷實由此賊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

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備也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北京若干路曰尚有六百里曰此地何名曰耘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宇甚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貨易類北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入于驛舍安泊亦給酒食甚豐腆時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母皆盛衣服攜小兒游玩市井中帝在驛舍小室中亦有床褥几凳帳幕之屬帝見稽首曰復在天上矣時驛舍中官作酒肆令百姓游賞飲宴大樂賓客

四合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艷質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酒勸所得錢食皆歸婦手稍不及者以杖擊之少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為如此阿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又胡婦何為者蓋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謂帝曰官給酒食既設席胡婦不知其為帝也亦遣一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

婦稍遠乃曰吾柏王宮魏王孫女也先嘗嫁與欽慈
皇后侄孫京城陷為賊所虜賣與人家為婢又遭主
母詬撻復以吾賣與此婦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
必遭胡婦箠楚詬詈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
想也是被擄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答亦不及遺以
酒食而去或日經行數縣皆如州但風俗皆胡夷耳
或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同知亦呼帝至庭下
賜酒肉城中有兵萬餘有中貴至此作監軍城中用
用皆錫錢所飲食亦有麥飯穀粟是夕地震至曉不

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風雨黎明
而止城中有劉備廟或日行至一鎮云平水鎮去京
中則二十餘里阿計替曰來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
寺中並是房戶僧舍也帝與衆人同室共卧聞隣舍
僧語云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身是玉
堂天子因不遵玉皇說法故謫降人間又滅佛法是
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在數千里外矣一僧
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排闥問之因衆人隔
礙乃止又一僧問曰今南方康王何如一僧答曰已

教他讀周易六十四卦了別施行又問少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少帝愈拱聽之曰他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者當日亦有可書以其非所錄之本意故刪之至鷄唱寂無所聞時室中惟計替不寢聽之最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乃泊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覆地若數十年無人跡至者遶寺呼僧並無一人門外居民則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

六十四卦及馬足之句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乃至于京師時天眷五年十月九日也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年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京中汝可與他先見之阿計替唯唯時民皆聚觀凡行過數十街始及元帥府阿計替引帝至庭下見粘罕帝不覺屈膝拜之粘罕答禮且止之曰無慰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果為不負幹離不也今日往返一回六

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趙某去賜酒肉今晚先次
令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宿先令阿計替會合門
吏許朝不許朝遂令帝出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也
是日從行至京者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有差
是時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
一官府計會朝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與海濱
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坐其中
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侯延禧謂少
帝曰趙公汝自何來答曰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七

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之延禧曰吾與公大同
小異吾自海耀州來已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別今
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
此自地升天不若矣是夜二人同床共宿女真四人
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發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
與禧入小院庭宇甚潔令二人坐校椅上二人相謂
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人傳聖旨曰耶律延
禧與趙某俱免朝並賜入鴻翼府監守金人之鴻翼
府即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

服自後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居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人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密之意也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即主指揮令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濱侯居不及知少帝出居安養寺僧舍其私語幸勿根究時阿計替復在彼中監守帝居一小室有間阿計替屏去監者密告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南北未甚寧現在鏡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

却被夏人探知作亂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京今日見說高麗兵侵界即主令僉刷兵馬前去又云朝廷見在有人講和以河為界復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能令大王歸國帝但拱手稱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縑白帝曰即主賜汝服與監者語不得令帝出室門自此經秋至冬自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北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

紹興十年也或日有車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
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韋
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于壁隙中遙見韋夫人同一
長官潛行從旁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
韋夫人為阿姆于是帝知韋妃已為盖天大王之妻
也因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大泣下其二人歷
觀寺中移時聞寂帝在室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
期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
罕得至者帝乘^間問阿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者也

僧人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吾
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宣和中因事北走契
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盖天大王將吾住持此寺今
年五十餘亦時至韋夫人宅夫人密地亦問大王動
靜帝曰前日所抱小兒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
歲矣一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者傳韋夫人語曰
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黃河為界八哥亦
恐有歸期又曰前日韋夫人知朱鄭二后死及太上
皇升遐亦俱淚下與我金釵一股令吾作佛事追薦

望大王更寬心歸期不遠我決無歸去之理緣共大王有子矣自此更不聞韋夫人之耗至天眷八年秋阿計替旋為元帥府召去更增監者二人共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一日因監者皆去請糧潛于隔窻呼帝曰蓋天大王同韋夫人已往江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天使往來不絕今行已七日矣帝曰叫他母子團圓我死亦無憾雖在此閉門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寺僧去甚速良久監者至問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亥金主

乃令帝出寺於京中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而其實乃使監繫之監人閉固在外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所有水火則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畧足惟不許存火洗濯縫紉一一皆取給于外且云得月錢一千為監人所得供具所需之外皆監人受之也其室中床褥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遞到絮三斤垢衣五件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每遇風雨之夕悲嘯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帝於室中

窓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帝所居必少憇而後去馬前有一卒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為何人也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相熟監人語及宅官人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宮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於外帝私立于門內之小扉聽之卒曰何官人監者應曰此乃南方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止一人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帝於門內忽憶之曰此必吾兒諶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隨故流落至此自後其卒不復至門止有紫衣人屢

憇室前帝伺之並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憇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撒太尉之子每於城外澤中射箭因來憇此是歲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暑盛時亦少賜輕絹數丈天眷十二年九月一夕京中失火凡旬日相繼不息北京為之一空郎主大怒欲有侍甲乃出已而火勢愈甚隨火死者千餘人北主勒兵出城避之于寶蓋寺比帝之所居止去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砌因見金主在寺中閣上儀衛甚盛帝急避之是晚城中人來往殊甚未幾郎主入城誅滅

遺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燒屋宇半日而止是歲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亦病而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于監人于是月給米薪不復有入有再遣至胡婦未入帝室與監者私通又相譖謂帝常出怨言凡指二十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於城東玉田觀凡月給米薪之類並合觀中受之仍令監者四人半壯半老主出入飲食所需大概如安養寺之監守也時金主方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也于金主為

兄其妻在宮中亦為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妾並遭淫污由是上下生怨有畔之之意矣及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殺洙王淄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弟順國將軍駕擄盛服及內侍鉄立深祖并典國如三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飲食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衣服敝無復接續之惠矣是歲岐王亮者殺金主亶而自立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又令監人增至十八人牢固監守貞元二年亮移帝于城中左廨院使人拘執如囚

狀飲食頓惡其解院即京中元帥府之外獄也帝由是知亮有害之之意矣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為完骨悉之妻每見亮常戒之曰母事甲兵南伐况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况汝行弑逆以得天下而又無道以治之殺戮太甚安保一室之外無復岐王乎亮叱曰婦人不得干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吾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入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諍尋以鴆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

之妹告于兄平王字孚因事諫之亮伏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解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僅足不如寺觀中時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解院錮之甚密先是金主有二庶長曰伏次曰續領兵于右閣闕凡領兵內圖外伐數年不克用嬖人獲師奴令詐作牌使以母意乘間殺之亮大悅賞金一萬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訓練益急僉刷益煩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遺書於南朝丞相秦檜及張浚韓世忠諸名將皆薨亮更酣飲無復內外意左右顧盼人雖有

異萌然恐其威不敢發帝亦在右解院拘囚七月一
日金國改元正隆於宋為紹興六年是歲金國地震
一月之中凡二十有四久而不息帝久在右解院拘
囚且坐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
夏人兵至靈州盡復亮前後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
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郭相公破之即有雲奴也至是
夏主李景先大^怒怒納款仍奉歲幣金玉以和亮不從
再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李守先夏主乃詣軍前納
款乃從和是歲帝猶在右解院正隆五年命契丹主

耶律延禧并天水侯趙某皆騎馬令習擊鞠時帝手
足顫掉不能騎令左右督青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
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
侯及天水侯各領一隊兵馬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
羸馬易帝壯馬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
直犯帝馬有褐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
失色墮馬有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屍以馬蹂
之于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以意也帝是歲年
六十終馬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

能混一區宇切惟耻之今四忌已滅無復外憂吾當
南征而登南岳矣是歲亮令僉兵刷馬過河而欲犯
錢塘矣

阿計替傳

阜昌七年春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帝鄭后朱后
生死事屬余曰秘密之蓋余與阿計替姻婭也阿計
替本河北棣州人靖康中因賊將攻城守城王若恩
投降為府中介吏來日賊將鉄立熾憾入城王若恩
與相見拜跪坐廳上鉄立熾憾曰此人貌似吾兄吾
當重之乃以卮酒賜曰飲之乃呼與從行至是月餘
河北征伐常常隨之一日熾憾詣幹離不帳請見議
事亦將彼偕行時以番服裝束幹離不一見即呼曰

阿計替何尚在熾憾曰非真阿計替也乃此人貌似耳問之則云此家人也且使人訓以番語謂熾憾曰但呼作阿計替待吾照管他一日幹離不與熾憾飲次且曰阿計替休去他帳中自此只在幹離不帳中矣手持刀劍或弓矢幹離不惜其慎謹常語以密事靖康二年隨幹離不圍京城之安上載樓門親見幹離不帳下鉄立斯可紅敗郭京以刀斫落京左臂遂墮地為可紅殺之時可紅縱兵薄城下高舉皂旗指揮人渡濊以石投墻時安上門之西有金國兵將糜斯

赤者領一軍名曰赤伏軍運皂旗於洞子上偶見城上軍人甚衆頭吏偶為城上軍人所得城上軍人見奪了皂旗爭相奔潰金人因見城上軍潰乃上城東京之陷出于談笑之間次日幹離不入城居端相寺阿計替領人打擄財物得千許女子十四人而內城高閉而未開然金人已將子城駐軍矣又明日子城開幹離不入子城居育王寺法堂上惟是粘罕令人計會打擄金寶婦女一日幹離不坐法堂上時有執女子三人至曰獻與大王幹離不屬北部先曾作者

王故稱大王也阿計替在旁視其女姿色顛汗而不
言問其寔曰荆王宮王女也長曰檀檀次日修奴幼
曰瓔珞今日胡人到荆王府金寶盡為取去又將吾
父母敲殺留吾三人在此惟流涕不語幹離不呼其
子尚敷皂曰與你三人奴婢遂引三女去是夕聞皂
俱淫焉自此日日有挾美女子到者幹離不曰若是
百姓女子即分與左右親從若是皇族中女子即賜
與尚敷皂幹離不年六十餘性猶酷烈莫敢逆其意
尚敷皂有弟陸篤說年尚幼每見女子必就其父求

之不與又于兄處求之一日伺皂大醉殺之盡將美
女子中有絕色者自東京出奔外氏粘罕之子幹離
不自此不令人擄掠女子所服事者二人皆美色亦
皆逐之後入城反為他軍所得尚敷皂所遺下猶有
二十餘人幹離不悉令分付與左右親從阿計替所
得一婦人究其本末云是東京珠子舖王員外家女
十九歲嫁與質舖周家番人入城殺戮滿家被番人
將吾來獻元帥遂與尚敷皂說皂飲酒五斗餘啖肉
五六十臠每醉必御婦人自夜至曉未嘗少歇婦人

不勝其苦既而為其弟陸篤詵所殺群婦人皆喜奴
有一妹同在尚敷皂閣中今為陸篤詵取去其後三
月間車駕出城幹離不呼阿計替曰吾昨已與元帥
說及了叫你隨南宋官家前往燕京次日幹離不引
阿計替見粘罕但見面如赤棗大耳蝦身目中有赤
光顧視威人呼^阿計替曰你是南州鉄立熾憾之兄乎
對曰然粘罕曰叫汝押送趙某父子并他二妻往燕
京在路小心因遣人令趨千戶同去至中途見騎兵
護二帝者乃同迤邐至燕京及移安肅軍雲州五國

城及西汗州又自源昌州等處往來萬有餘里後少
帝復自源昌州兩徙至燕京又復三四年遂再四語
余曰我隨二帝二后跋涉萬有餘里若非我愛護死
亦早矣又曰吾本大宋人感他南朝恩德者凡在路
所在不拘執惟是溫言撫恤及戒約左右護衛而已
余到冀州乃持前所過事跡以語余曰萬一此文逮
江南使中原可復腥羶可除而欲求其寔當以此進
余念阿計替之納忠故直書其事_于前又見其本末_于
於後如此不暇飾之以文詞覽者幸無笑其拙其間

倘有忠義之人能流傳以至南方亦可顯阿計替之
忠也今因朝廷議以河為界有張氏者欲南歸乃書
其本末以與之令持以南渡其遺藁殘文已悉焚之
不存其跡矣阿計替本姓朱氏名得成棣州人今現
為滑州宣德使云

南渡錄大畧

宋辛棄疾著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
日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
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
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皇帝車
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十七
日車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
太上皇亦到營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累

累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衣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特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國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岍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時年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軍聽候六月末移居到雲夢紹興二年鄭太后崩時年四十七歲二帝移居西均州六年上皇死時年五十四歲是年移少帝

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廢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十月十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鴻翼府帝移安養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於燕京之北紹興十四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太后遂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於城東玉田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於左解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時年六十歲

南燼紀聞錄

宋辛棄疾著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是太常寺備樂迎而鞭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扑之聲移更乃止泊明觀之勾芒神面有淚痕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復犯京師者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河上敗河淮兵梁師

成棄城而走兵已渡河

兵至毛桃崗駐軍作

大寨居民奔入京城老幼死者蹂躪于道間有強壯掠劫外城大火焚燒二千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一日以聶昌為都太守提舉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去封邱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金人退兵比至壤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南北求和許增歲幣仍有割地之請未有定議今大兵已駐河北諸

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人明言北歸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人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宜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踰河濟洛直犯汴京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甘詞誘和以俘其主我之願也昔楚子國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雷掃如摧朽掠腐乘勝不取必貽後悔俟其復京并力圖之此萬世一時也若以河為界寔所未聞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

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即日罷兵二十二日金人攻河南北岍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軍屯薊郡且遣使賀上皇歸京其寔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繒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智謀專事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患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十九日復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西宮幸虜營面

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城入搬運書籍并國子三省六部官制天下戶口圖及宗正譜牒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一應朝廷儀制取之靡有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斗米千錢貧民飢餓死者盈路金人又縱兵剽掠有一將在天津橋上劄甲士百有餘人民莫敢過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時欲入內賊叱止之將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金人拽出之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

乎帝姬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得無禮其人曰吾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之妻不異汝朝富貴也吾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聘物遂取懷中香囊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人執帝姬手令受之乃笑而退其後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金國大元帥次澤利為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次野利為大將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者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令於京師選擇女子十

八以下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賀不行禮初九日北國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堪可速擇異姓立為主以慰民望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吾所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南來皇帝并大元帥及皇弟吳乞買同大金皇帝徽號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上遣人來請車駕來日詣軍

前進奏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持出之上金尊號表云輔美濟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侄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上皇令左右接書使者云北國一勅令皇帝自受上皇吁嗟不得已而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伐無藝朕既殲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圖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誑誤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邑今已救時弔伐以遂和好叔

侄是叙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決我無偽言汝其知之其詞汎濫皆甘詞誘和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為兄弟不許一切生疑仍可罷兵并將到真珠袍一領是皇帝朝服令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表太上曰今兩國通和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免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大兵不可已也若大兵再至汴

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
歎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
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業
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
兩于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真分廂拘括民戶金銀
釵釧鑲鈿等星無遺如有藏匿不齎出者動輒殺戮
二十三日金人遣使入城持北國書曰今兩國通和
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至軍前面議
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到北國

書曰今已破汴邑二主不可復君宜族中別立一人
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
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于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
日仰元帥請宋王到軍前面議申奏使者曰相國元
帥數數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
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某商
議使者曰事急矣從則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
以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使者辭色
俱厲不拜而退二月初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利

將甲兵騎七百餘至內稱有兩國利害要見國王左
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利厲聲曰元帥遣我上問國
王昔日差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
無一言相報使元帥無可申奏令特令吾來見國王
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且不測矣緣昨已有盟
不欲倉卒先此上聞少帝曰今日十一日出城見元
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利
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每人要得金一兩望下給之
時左藏庫金帛已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釵鈿等八

百餘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
營百姓數萬阻阨車駕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
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
旦去暮回即返矣百姓大怒爭持瓦礫以擊之瓊乃
手殺^數革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見元帥粘罕下階執帝
帝手曰臣遠國酋長不知中國禮儀乃揖帝升階左
右坐帝西向粘罕東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
刀所侍皇帝惟應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
右以所降北國詔旨別立賢君者示帝帝曰敢不從

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何事不可粘罕復使左右白
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朝暮候北國皇帝聖旨乃令介
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時少帝語
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
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國王同發來日早行未
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飲食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
時夜更闌寒甚帷幙風急不能安倚案凭坐俄五更
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价人引至城及
帳下旋次升堦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表

示帝其詞曰臣侄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
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室中賢者敢不遵
從今同元帥申發其次居止及別擇賢族未敢造次
先此奏聞候允日別具申請書後如前署帝御名封
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
粘罕南向帝東向少頃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
帝並興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堦西向相揖各就坐
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帝弟也傳宣至此催促
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

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
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天尚未明
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
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今令臣監視陛下
陛下若能屈節於早來紫衣之人庶幾有少更改語
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
少啗以禦寒帝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
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為國相親吏蓋臣有二妹
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為親從以察伺陛下行

止帝又問曰早來紫衣何名答曰姓野耶葛名波何
官曰今為十七軍都統位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
東京選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頃天明
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
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也帝
與之接坐言不可曉帝惟加禮告以周旋畧不回顧
但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
連飲四五盃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
移太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蓋兀移者安

也太多者心也揖而退去是月十三十四十五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堦東坐俄有吏持文書案牘示粘罕階下刀斧手簇擁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祝也粘罕使人謂曰今命汝入城說與汝南朝宰相於見族中選擇一人有才望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堦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

室者欲于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揮使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有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盡子道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伊尹太公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安可冀其萬一因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煦好公事笑而止遂令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令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必再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前遙見禁

衛列于外車駕入城十八至廿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剽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焚燒載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二事可速計置帝曰唯唯一面議論時衆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軍前請王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太后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于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欲另擇賢以為君若以弟康王為主不失宗廟社稷幸之

大也時韋妃在側即康王之母也奏曰二帝許以康王繼位則中興可俟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最多必不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帝必不肯容于京師惟陛下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飯粘罕遣人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二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前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二帝出城至晚又遣人不絕又云若太上不出城不妨

先遣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持詔書帝遙遠不能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不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時帝將出幸也書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八字於衣領付宰相^何真以召康王以圖恢復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蓋子可為檢討其意指延壽宮蓋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酒一瓶至帝前曰食之少帝泣而言曰父母

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至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橈兩條而已窻外數聞甲兵聲時天氣尚寒帝達旦不能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引太上由旁門小路而去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不絕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今更不述諸王暨諸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至帳下使二人掖帝至庭下傳北國皇帝詔曰汝等父子不道上負祖宗下

負民物恣為奢侈忘公徇愛以至結釁外國天人俱
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問開
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仰
元帥府發遣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
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
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帝與太上共居一室侍
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
惟一飲一食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
人取茅及黍穰作煖火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

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
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與彼同
十七日粘罕又使騎吏持書示二帝曰元帥令遣汝
趨燕京朝金主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已立張
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涕泣時鄭后因
喪亂心腹疾作痛不可忍卧于木橈幾絕朱后為其
撫摩四人相對泣下騎吏怒曰元帥令已下來日發
行詐病何為者帝告曰母后心腹病甚君不見其面
色乎安敢有詐倘若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

厚報騎吏少和顏色曰此間無藥物因叱左右以沸湯一杯進后飲之疼少止因泣曰妾之不幸甚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于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矣牽馬四足令二帝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而行行十餘里路旁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吾百姓何日得見太平也因奉飯羹二小盃進四人分食粗糲不堪下咽帝曰吾母心腹疼痛汝有湯藥否父老對曰無止有少許鹽酥可煎而飲之騎吏恐其滯住促

行有一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當行路之次常以言戲朱后一日偶見朱后下睦間旋溺骨碌都從之且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泣下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熱茅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帝食訖二后病不能食骨碌都乃手煎羊乳以飼之曰我保護你四個到燕京是夕鄭后寢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撫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

強強爾強強其無禮若此天明言于少帝曰為吾說
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
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后並食于村店時鄉村荒殘無
復人烟百里之內僅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帝泣
下不止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其中女子
美貌者甚多並為人取去何獨眷一朱后不以結識
諸曹以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亦以妹奉元帥故
身至大將富貴無比吾本河州人嘗為官家運花石
岡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報耳尚何怨

耶少帝於是不敢言復但日吁噓而已二十一日至
邱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草相躡而飲食坐地上無
椅棹時雨霽泥滑路淖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
泥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旁有井太
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泥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傷鄭
后之足朱后手絞太上之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
夜宿於館驛中二十一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
自北來者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國
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

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至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于河願謂帝曰為吾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數無禮侵犯苦無告處令將軍殺之足以雪我之恥矣紫衣人曰汝識我否我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岍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並舊騎吏兵二千人劉寨寒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

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盃飲汝二主其恩當候他日報乃遣二后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賣買者入館舍或寺中金人皆易飲食二帝為金人所閉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苴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饋以飲食間或又為守者所奪時在彼中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三十餘里宿于安國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

食不接驚悸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次又為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于二后前持酒無禮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遣人剽掠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使取水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于帝前帝大驚駭又顧謂帝曰可安穩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即主要活的你死不多時矣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悸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安信縣時二帝二后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

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情旁有人獻牛酒于澤利者澤利拔劍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有食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吃之方飲酒時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綠袍穿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共飲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欲以所執之鞭擊之朱后不勝涕泣乃持盃作歌曰幻富貴

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陪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盃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乃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玉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舉杯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因力不及反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一歌勸將軍酒復舉杯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女不能矣願將軍殺吾死且不恨

回身欲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見朝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於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私之也二十六日至徐村自安信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烟澤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節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申時有北來兵馬三百餘人首領見澤利下馬作禮言語鄙查不可辨忽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

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扯掖之澤利怒曰可縛之
矣乃與鄭后連索臂腕用馬夾于馬隊中引行望見
一堡極高上有旌旗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
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槍大棒腰帶弓箭徑來衝
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太上甚懼
其來兵乃河北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村者自辰至
申為澤利打圍稍稍敗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
澤利呼前語之曰這四個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
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二后與言我

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
謂帝曰我這一鄉是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
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處此是鄉兵強壯者日日舉
首望南要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被其
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南京做官家
不知何如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便來遂將所
執鄉民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無遮覆至
夜半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為雨沾濕至晚
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至一寺駐軍于中乃得少

息移時雨止水濕遍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
野中行不知里數番騎皆于馬上吃乾糧肉及有擄
掠到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
澤利解衣數件泥汙皆遍令朱后就野水洗濯朱后
不能舉鄭后共分洗之二帝亦於水邊自洗身上泥
汙衣服是日天氣和暖望林木中青翠山色可愛野
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有二騎手持黃文至
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
四月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自此催促急行不
得少緩是日不駐行飲食止令馬上吃乾糧肉至晚
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帝后少立寺門外澤利立
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
間擁十餘人皆是皇族內有柔福帝姬相國公可辨
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
哭左右催促急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如前有車馬
擁着皇族二十餘人在三十餘里外直奔前來行不
駐足又少頃如前有一馬軍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
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

凡過軍馬一十八隊皆是護送皇族者二帝二后但痛悼流涕不止日昃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此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可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兵馬前去迎戰至夜半令人回報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糧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旁其中殺倒死屍堆集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嚼人肉見人驚散烏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坡野中天氣漸熱無水可飲帝渴甚而莫有敢供者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人

持必隨從初五日以後不能復記月日盡行廣野大途日以飢渴為念不復記憶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俄有褐衣前揖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亦有酒食頗豐臄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脩酒食內有一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衣胡服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曰前日為馬軍擁至此其首領

另一部
分二卷
自三月
辛酉起
上加亭
自天

輔
車
山
石
卷
二
卷

萬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弟兄將奴嫁與他今成
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縣中諸皇孫兄一十七人皆為
諸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莫知去鄉
矣語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晚宿一豪富家主者接澤
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妾數人出勸酒兵士數輩執
縛帝及后于庭下至以便溺澆之不能反仄勸酒婦
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美妾
吁噓相謂曰吾與汝皆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
家不好不如吾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在此何有出

期再三流涕為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
不記州名人烟稍異於他所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
官員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者問知是二帝二后
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涕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今南
京有官家張邦昌係金國策立總做官家便叫康王
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也
時帝及太上於隔窻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
騎兵所言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耳
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廊皆裂有一女

子年二十餘路旁垂首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
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過乃拜曰帶取奴奴
去后不敢留左右或報澤利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塊
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乃行是夕宿於野寨澤利醉淫
其女醜惡之聲二帝共聞不敢開口遇有餘食皆與
此女共食謂朱后曰你不如他或日行及一城不知
是州是縣止有官兵二千餘並無百姓見澤利再拜
懷中出文字示澤利及呼左右去帝后冠幘衣帶如
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

作表先達燕京其文引晉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
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北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
魏弒與夫請罪免死之意持書者呼左右索紙筆與
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從之書云亡國囚俘趙
某并男趙某及婦妾鄭氏朱氏稽首再拜大金輔美
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
立民為國不能上順天心下撫人民聽諛臣之言結
怨外國狗賊臣之求積釁華夏上國興民弔伐之師
下土作向明之行令一家被虜百口分飛父子二妻

聽命几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已滅宋當立異姓而微賤之軀尚祈哀念幸與赦文苟延殘喘文成多為剛改悞慢不欲與錄其末句有云愍懷幽厲未如今日之慚文武成康曷敵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及深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旁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六七十人傳呼曰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柳下立庭砌須臾見堂上坐一金紫人衣朝服侍衛甚衆引帝北面再拜有人傳謂曰將他

二人去見海濱侯言訖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胡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畧同在此公事未了言畢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于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

有生珠一顆月明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
下以絳紗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
以沸湯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洒萬木花卉屋宇間
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可降天神香氣
聞達十餘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
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頃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
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帝曰此為
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
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及有甲士擁一

番囚至其人大罵言語不辨主者乃命以刀斷其舌
牽出斬之其妻美觀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
人並令敲殺主者令引帝出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
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
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頃有二十人往來不止曰
即主召見四太子於江南今日便令兵馬前去帝與
太上立路旁時有十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其
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了位也餘
語低不可辨少刻路間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

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蟻虱不可衣着頭無巾幘宛若囚徒行三日不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與否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辨行數日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軍至汝可見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於臺上引二帝二后拜於堂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初信我國家言尋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又不能從我汝之愚

一也吾兵已破汴京皇帝愍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服勞吾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成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為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人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劉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服曰今日是夏至節賜汝酒各一杯令左右於金瓶中斟四杯飲之復謂帝曰北國皇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

而去鞞鼓鐘鈺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
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
不類人形又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扑欲死無路金人
衣服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帝及后與番奴連腕
共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
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
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
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
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金帟巾又有侍官二人自金

門出傳金國皇帝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
日入傳勅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
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字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字
堇答拜中侍立堂上宣勅其文不復載後復曰赦趙
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入朝皆巾幘青
袍二后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
金紫貴人如前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
太上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喝令二
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

衣吏引帝及后入官府門有牌書燕京元帥甲第至
庭下有番人坐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
呈文字于元帥筆署其末令引帝去皂衣吏引帝
后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入元帥
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
橈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
驚惶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而杯后但哭泣而已欲
觸柱死左右立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
外面鎖閉監者十餘人日所有者惟粗飯四盂米飯

四盂而已相顧不能食朱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
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汝等可憫念我國破
家亡取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
過於殺人汝呼憫字已該大罪尚欲索湯水耶再懇
之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又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
令帝再拜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左右監人背
負而趨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以後朱后病益
篤初二日午刻死年二十六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
妻已死將如之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

人扶后屍用黍席羈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也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引帝后于前傳宣曰天水郡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府帥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后抱病未愈畧候晚行如何吏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早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矣到此尚不遵法吏叱帝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

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負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無飲食時甚暑行沙磧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為首者曰阿計替頗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藥遇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病漸愈初五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憩于木陰之下帝時年二十九歲太上年四十六歲形容槁黑不復有貴人形相也若

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酷暑中必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致鄭后臍腹間亦無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內故事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相慰安遂引別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帝后自春徂夏跋涉道途又行泥水間衣服垢膩且生蟻虱苦楚不可

勝言獨有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離左右復時時為二帝洗濯言不可辨時至晚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帛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並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漿水粟米各一盃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將近二更外有喊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

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人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醉酒鞭撻一奴奴往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晚方止其火連燒屋宇百餘間殺死七百餘人至燒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燒死矣蓋拘執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今奏大金皇帝與你理會帝曰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

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說瞭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食餉帝三人分飲至夜囚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既已免死令居止安肅軍乃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宜賜死姑置不究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引帝再拜謝恩帝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

汝尚敢如此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過命
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六下帝哭泣如雨
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曰即令便行至晚出門宿野
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庭中地上不能起止
至夜深月明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
監人取青野草木板布於地上令二帝卧其上云不
為地濕所迫可以久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
遭大風雨狼狽萬狀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
知於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内外有兵守衛雖

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
日有綠衣吏來手持鑰匙開門呼二帝及太后出土
園中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
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門
復引入一室如前囚閉之日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
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飲漿水疾作待死而已二帝
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
夏糜爛寒不可敵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相為補綴
十月或日早立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

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二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人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攜衣數件自牖中遺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千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殺之乃止經兩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者中有阿計替相從帝已半年矣稍得侍

衛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想為亂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事^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故曰吾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晝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至來二十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一番人坐堂上呼曰汝識吾否帝曰不識也遂自言曰我乃蓋天大王係四太子之伯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俯首韋妃亦俯首不敢視良久蓋天大王命左右賜酒二

帝及太后曰吾省此個婦面蓋韋妃為彼妻也酒罷
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曰引去帝再入前室然稍稍
緩其監飲食畧備以此經一冬衣服稍可禦寒天輔
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踈放囚禁雖死
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得出府門
帝視玩間有一泥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所遣手持
一盒子曰夫人叫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曰且耐心
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期未晚也其人
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

麪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泥婢送與他
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間曰適聞九哥是何人
帝曰九哥乃康王吾親弟也今韋夫人乃康王之母
也故來相報耳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帝曰十一
官人吾父也八官人即吾也遂持其物與阿計替并
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
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什物金寶宮中皆不禁也他
日則不然必置于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
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賣至室

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與米合煮之者
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乃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
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樂善人惟作粥以食
囚禁者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賫來此也帝又問
曰此何人家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
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
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後而已胡女
胡婦攜手於酒肆中過人即便暗合而歸官中父母
皆所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十九日北國皇

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宴罷皆赴燕京去也蓋
北國法先期十日賜宴近郡即赴燕京上壽是夜更
闌阿計替指引向來送餅食泥婢至帝前曰夫人傳
語十一官人八官人兩三日往燕京去也復來與不
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監
人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不知同知有指
揮事遂不復問是夕二帝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
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
千戶五人內一主者名啜鷄凡領人從二十餘人至

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三人煞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吃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緩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帝曰聞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探知康王已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

中報主者啜鷄凡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客別有文字差兀西晡途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湏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詬詈言語不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言語不可辨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到此同知兀西晡途乃是途石之兒其父因

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今來恨官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坐二帝泣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哺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可回二位官人且忍耐寧心吾去燕京一道與官家探問南京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褫衣一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叫你三人往西汧州聽指揮蓋緣同知奏乞也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門二十

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緣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服單薄又為時疫所梗不能行走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帝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生再行三四日自北

有騎兵約三千^四首領衣紫袍訊問左右皆不能曉帝
卧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臣者
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吃乾糧次于皮篋中取出
乾牛肉數枚贈帝帝食此肉肢體少甦綠衣語曰我
漢臣也昔事陛下為延安軫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
與西夏將交戰為西夏所敗降之父于由是皆在西
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
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今為雲州總管郎主
命臣受炎國節度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

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曾與大金連戰
尚且不死今現在昌合州收管陛下不曾與大金苦
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稱張浚
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
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
久是日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囚^首吹笛其聲嗚咽
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
家瓊樓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
春夢遼胡沙冢山河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

曰汝賡乎帝乃繼韻曰宸傳二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琵琶如今在外多蕭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木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烟靄動經六七十里絕無人烟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而不復入也時方近夏岍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甚青翠又如此行十餘里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汧州護衛者引入城其地無復人烟監者云是昔日契丹

道宗囚高麗二王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頽敝廊廡欲傾籬落踈虞不類人居經三兩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上及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深得阿計替保護微得知南地消息如今相去已兩三月不知還雲州否還時亦不知再來此否言畢有白帝曰阿計替是我阿哥我名查二理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三人如今阿哥

被雲州同知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來此緣阿
哥能寫文字虜至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來此阿
哥去日亦曾說與我叫保護你三人你三人且安心
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
州往燕京又自燕京還雲州又自雲州至此往復一
千餘里不勝艱辛於懷中取出文字令二帝看視其
上書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正彥廢了官家立明
霞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海矣二太子已得
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帝視之嗚咽不勝謂阿計替

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兩浙吾國祚可知
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年
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或日阿計替
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後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
照時快活二帝嗟嘆曰到此寧可復言此耶言訖有
甲士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
且曰吾命在今日矣阿計替出首力白其事帝自窻
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掉少頃阿計替持刀入帝所
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

于你三人事遂於帝所右壁後執一小奴而去付首
力者殺之攜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心神始定尚
未能言阿計替入謂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
月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
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
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煮熟啖之謂之祈
福帝曰若非你唱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
后因驚得病九日方甦或日首力持人頭者以肉一
臠詣帝前曰祈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

欲辭之阿計替在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乃受
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
曰秋令至矣俄聞空中雁聲嘹唳自北而南時監人
皆為阿計替揮去壁間適有弓張阿計替謂二帝曰
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下此番胡事也手持弓曰吾
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善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
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雁以
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雁宛轉而下二帝拱手
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亦微笑取茅草

爇火破雁災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又密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四太子盡得江南迺運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殺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時得阿計替集番婆胡婦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頽膝相拄聲顛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毡投蓋三人之首稍獲安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不復更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剃頭相似是日極冷又乏飲食止得雁一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

曰今朝已十月初一日也二帝曰十月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我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自古帝王之辱惟晉懷愍石少主與我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鞭春此間便有多少和氣遂將羊乳盃許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勉强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雁歸矣空中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苦

寒必掘作穴以居數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
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
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
也或日午間傳聞北國皇帝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
餘人皆以白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
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時帶刀劍宮人
有忤已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
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
由是皇后怒憤自縊死金主知其實乃手殺肅王女

以復后仇鄭后聞之曰肅王女王箱也此女少多奇
異今以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
也孕王箱日夜夢青衣童子自天降手托鉢盤盤中
內有玉印二紐曰天錫汝女為皇后妃驚寤思曰我
夫王也我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復為后乎閱
數歲戲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
由於宮中池畔得之亦嘗玩佩不去體金人入城皇
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完顏樹所虜每日欲醉淫
此女中昏冒絕不前乃以其女進於金主金主幸之

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李字進夏國李氏女以
為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偶
皇后死妃因侍側多以私意教金主殺左右及李妃
又因暑月嘗以雪水調腦脂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
天輔十四年六月尋於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宮中飲
宴是時金主無皇后止有趙妃當寵其肅王因病而
死一日秋深侍坐次金主向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
豈得如此富貴皇后福薄以爾為皇后一日因左右
奏趙某父子見在西汧州近者四太子為韓世忠敗

於金山幾死舟中而回是南朝之勢漸欲大可將此
三人更移入內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在側
奏曰陛下倘以臣妾之故庇其父兄使不致凍飢亦
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
何可不與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金主因此怒
發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仇內有妬忌之意一
旦禍起我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
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義專務殺戮使我父兄
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

之或日阿計替持文字至前白帝曰得旨又移吾這幾個去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護衛六十餘人出西汧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乞哀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吾敲殺何故只管叫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我在大王且莫憂以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太后因病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鄭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於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服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

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厲者催促急行又經兩三日始達五國城大約與西汧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囚咀羗西部黑人吐蕃奚國酋長處城中有民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理入官府中有大庭廊廡皆倒損坍塌壞護衛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曰有文字在此出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小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緘封而去日晨得食一盃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居七八月大概一

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
一次阿計替與弟查二理共幸一婦阿計替遂手殺
其弟至十月天氣寒洹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病疫不
安護衛者亦死半矣天輔十六年正月元宵此處亦
有少燈皆以磁碗貯羊脂以草為炷燒之有僧五七
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贊祝官家福祿萬壽帝問阿計
替曰此間離京幾千里曰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
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
地也日晚老番以乳酪一甌使人持至時苦雨舍宇

崩壞牆壁圯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病痛
移時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日庭中列香案
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
日飲五七盞皆有食次使人持食自隙中遺帝曰皇
帝所賜酒食吃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嘔
吐至盡問於阿計替乃蜜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
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
日失明不能睹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是時
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今一旦

雁外國之腥羶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惟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皆為人奴婢雖韋妃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何在太上不時涕泣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中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而止少帝於牖中望神祝曰愿速死南則中興北則願遷內地是夜夢神降揖帝於前庭謂帝曰我寔地方神天王是也上帝命我統攝南北生靈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北中興與今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

寤白太上太上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有中貴坐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以上帝曰吾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宗正文字皆為北朝取去想尚在何不檢閱兼問皇后細合對便見是何族屬泣下久之中貴人曰臣亦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來時係娘娘私遣路逢蓋天大王韋夫人曰為我起居二帝及太后餘

無所語帝曰太后已死矣中貴人曰今日十一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坐庭上使人引帝至庭下言金國皇帝與皇后指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擔荷二后骨殖至復令人取二棺木函殮之及許令天水公隨葬於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

自此二帝或時出外坐於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遺贈者